

亲 手

童话

把丝爱的梦境中走来，一手挽起温柔、一手牵
引深情，在浅笑与文的铺陈下，编织一则又一
则的情爱。

台湾 辛紫眉 新作

第一章

齐芊芊将哈雷机车停在一栋北欧式建设前。整座宅邸静悄悄的，矗立在莫斯科的郊区。

“这倒是名副其实的豪门大宅啊！”齐芊芊摘下了安全帽，露出了俏丽的脸庞。

从车上拿下一捆索，迅速的背在肩上，连身剪裁的紧身衣勾勒出她纤细玲珑的曲线。腰间银制的钮环扣着两把极轻巧的手枪。

“让我看看今晚的猎物……”她从放在车上的背包里抽出了张照片。

“俄国走私集团首领……英伦·马留斯。”齐芊芊半相片撕成了两半。“OK！今晚就解决他。”

看了看腕上的夜光表，十二点整。

“是时候了！”她轻盈地翻进两公尺高的围墙，闪电般的拿下肩上的绳索，熟练的将钩子抛过阳台的围栏，用力地拉一拉。嗯！够牢固。

像攀岩似的，她沿着墙壁攀爬而上，不消几分钟的

芙蓉系列

时间，她就到了三楼阳台。齐芊芊朝四周望了一下，握住栏杆像翻单杠似的翻进了阳台。而后立即卷起绳索放在不起眼的角落。

抽出了两把手枪，她小心翼翼的闪进屋里。竖起耳朵，进入了戒备状态。

“明天在第十号码头进货……现金交易。嗯……好，可以，我会亲自出面。”

芊芊牵动嘴角，漾起一抹笑意，待谈话之声结束，挂掉电话的一刹那，她踢开了门。

“晚安，英伦先生！芊芊左右手各执一把手枪，笑容可掬地寒暄道。

马留斯原本叼在口中的香烟掉到了地面。“你……你是谁？”

“我是来取你性命的人。”芊芊微微偏着头凝视着他道：“人家给我个绰号，叫‘蝴蝶杀手’。”

“你就是……那个从小就接受首领严格军事化训练的……蝴蝶杀手？！马留斯脸色泛青，“原来……你就是大小姐！”

“是了，”她又笑了。“这证明你并不孤陋寡闻。”突然笑容自芊芊的脸上敛去，声音冷峻许多。“你竟敢私自和其他集团做交易而不经我同意，又滥用我爸的名

义向政府官员勒索，今天，我必须将这两件事做个了结！”

“大小姐！”马留斯颤抖着跪了下去，“原谅我！请你听我解释

”

“叛徒的下场，就是死路一条！”

由不得马留斯再说什么，几声尖锐的枪声后便一切又归于宁静。

芊芊将手枪在指上漂亮地耍了几转，而后插进了腰际。她微微地一笑，扔了一方绣了蝴蝶的手帕在马留斯脸上，循着原来的路径，迅速地离开英伦氏的宅邸。

当芊芊骑着机车高速奔驰在郊区的道路上时，耳边隐隐约约传来了警笛声。



台湾。

“爸爸，祝你生日快乐。”芊芊在齐适宁的生日宴会上，将一个包装得精致完美的盒子放在桌前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齐适宁含着笑意望着芊芊。

“猜猜看。”芊芊牵起嘴角笑道。

芙蓉系列

“书吗？”

“对了。”芊芊指指盒子，“打开来看看！”

“莫内的‘印象日出’。”齐适宁瞬了她一眼。“这是真迹！”

“嗯！”芊芊点点头，“从大英博物馆‘拿’来的。”

“你‘探囊取物’的本事越来越高竿了。”齐适宁揶揄道。

“爸爸喜欢的东西，我当然要送了！”

“听说你几天前到俄罗斯去作案？”

“唉！”芊芊坐了下来，面对着齐适宁，“那家伙竟敢在私下和其他地下集团有金钱上的往来，还假藉我的名义去向政府官员敲诈勒索，妨碍我的行动，这种内贼——留他不得！”

“的确！”齐适宁沉着声道：“若你不杀他，我也会派人去解决他。”

“别提了，爸。”芊芊抛开这个话题，“谈这太扫兴了。”

“哲好没来？”齐适宁转开话题深思地道：“她……好吗？你们母女住在一起，要不要请个佣人去帮忙？”

芊芊摇摇头，“爸应该常去看妈。”

“唉！”齐适宁长长的叹了一口气。“爸爸很忙，没有

空……”

“妈妈会了解的。”她站了起来，抛下一个微笑，
“我该回去了，太晚了。”

“我派人送你回去。”

“爸爸……”芊芊大大的叹了口气，看起来有些无可奈何，“我都满二十岁了呢！爸爸老以为我长不大。”

“每一个孩子在父母心里都是长不大的。”

“我倒觉得爸爸应该——”

“爸，生日快乐！”齐违书身后跟着几个手下，颇有架势地来到他们面前。

“抱歉，来晚了。”齐违书将礼物放在莫内的画上，
“刚刚有人找我谈事情。”

齐违书是芊芊同父异母的哥哥，从小两人便水火不容，长大后更是形同陌路。

“你压着芊芊送我的画了。”齐适宁不动声色的移开齐违画的礼物。

“印象日出？”他给了芊芊一个白眼，“该不会是仿的吧？”

“违书——”齐适宁警告似地给他一瞥。

芊芊嘴角牵出一个冷笑，“什么能耐的人自然送出什么能耐的礼品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”她昂起下巴，淡

淡淡地道：“替我问侯珍姨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一步。”

“也替我问侯二姨。”齐违书冷冷地说：“不送。”

“我会的。”芊芊简单地回答。



“妈！我回来了。”芊芊脱下帽子，褪下大衣。

“怎样？你爸爸他……过得好吗？”范哲好抓着芊芊关切地问道。

“爸爸过得很好。”

“他需不需要什么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？”

“妈！”芊芊微侧着头，“既然你这么爱爸爸，又为什么要从爸爸那儿搬出来呢？”

“妈本来就是介入别人家里的第三者。”范哲好松开她，走到窗边。“你爸爸已经有了你珍姨了，虽然适宁老叫我搬过去，可是……这总不太好，况且你大哥——”

“你是说齐违书。”芊芊纠正道。她从不承认有个大哥。

“违书就是违书吧！”范哲好叹道：“你和违书不和，妈和违书也没有话讲，他看我的眼神——”她打了个寒噤，“简直就像要把我给吃了。而且他那些手下个个舞

刀弄枪的，想来就可怕。”

“齐违书敢动你一根寒毛，我非大卸他八块不可！”芊芊大声说道。说起齐违书，她是恨不得能跟他打上一架，但狡黠的齐违书总避免跟她正面冲突，他了解芊芊这个“蝴蝶杀手”的封号绝非浪得虚名。

“你的性子太烈了，老改不过来。”

芊芊笑了。“身在黑社会里，性子不烈一些，恐怕女儿早尸骨无存了。”

“不吉利的话少说。”范哲好深思的看着芊芊道：“妈是希望你能过正常的生活，别再去管集团的事，交给违书来管就好了——”

“交给违书?!”芊芊瞪大了眼，“那小子能干什么？交给他，整个地下集团不消两天肯定瓦解！他还是闪边去做他的公子哥儿吧！”

“唉！”范哲好蹙了蹙眉，“你说话还是这么粗鲁。”

“可是我本身很温柔啊！”芊芊撅起嘴撒娇道。

“你这孩子，真拿你没办法！”范哲好宠溺地笑了。



爱德华·路易斯蹙着眉，刚颜的眸子闪着恼怒的火花。他直盯着被割开的玻璃，薄薄的嘴唇抿成一直线。

“长官，我们找到了这个。”一个年轻的警员行了个举手礼后道。

“爱德华接过了透明塑胶袋，挑起了眉。

“一条手帕？”

“部长！”警察局长满头大汗地走下来，“这是蝴蝶杀手的手帕。”

“蝴蝶杀手？”爱德华一手插进了口袋，“就是那位听说是目前地下集团中最顶尖的杀手，是吗？”

“是的，部长。”局长用袖子抹了抹汗，“警察局里至少有半打以上相同的手帕。”

“一般杀手通常都是小心翼翼避免留下线索，只有蝴蝶杀手敢这样明目张胆的留下手帕作为识别……这杀手——倒是相当自信。”

“我倒觉得这人有意炫耀犯罪才华。”

“博物馆还失窃什么吗？”

“只有一幅莫内的‘印象日出’。”

“哦？”司法部长爱德华冷笑，“这个杀手兼具了雅贼的身份，倒是相当少见。”

警察局长知道这个年仅二十七岁的司法部长显然有了决定——

“立即成立专案小组，展开调查！”

“是！部长。”



为了整顿整个地下集团，芊芊提着双枪在她管辖范围——俄罗斯、及大半个欧洲奔波，该铲除的手下，芊芊也会毫不留情的亲自动手。

当然，她不会以同一副面貌出现，她的蝗容术也是相当高明的。她可以乔装成贵妇，也可以乔装成男孩。于是，各国的警政署、专案小组都无法进一步确定她的身份，唯一能够识别的是她作案时高超的技巧，及那一方白色绣蝶手帕。



赛马场。

芊芊化装成一个西装笔挺的企业家，风度翩翩，帅气英挺。

“我买七号马赢，五十万法郎。”芊芊操着字正腔圆的法语道。“我是保尔·赛宁。”

售票的女从赞赏的看了看芊芊一眼。

“先生，建议你买四号马。”

芊芊戴着墨镜，沉着声道：“不，谢了。”

“四号骑师获胜的机率最高，真的。”

她露出了个没什么笑意的笑容。“你对每个人都这样说的？”

“不，赛尔宁先生。”女人放低了声音。“我只告诉你。”

“小姐，”芊芊一偏头，淡淡地道：“别相信外表的假象，它通常是做不了准的。而且，我相信‘七’是我的幸运号码。”

离开了售票处，她走上了看望台。

从台俯视而下，整个赛马场尽收眼底，选定了一个座位，芊芊拿起了望远镜，看向起跑处。

不多时，栅栏出现了红灯，接着，绿灯亮起，比赛的十匹马冲出了起跑栏，开始狂奔。耳边有扩音机的声音报告全程赛况。

“现在领先的是五号马、八号马，殿后的是一号马、四号马、二号马。”

“七号马渐渐赶上了八号马，排名第三。”

“七号马超过了八号马，紧追在五号马后。”

“三号马也发挥实力，赶上来了。”

“四号马似乎在保留实力，排在最后。”

“现在赛程剩下四分之三。”

“现在五号马仍位居前锋，七号马紧追在后……四号马已越过六号马，排列第七。”

芊芊扬起嘴角。

“七号马赶上了五号马，并驾齐驱。”

“九号马信乎有点体力不支，四号马取代了九号马，排列第五。”

“现在全程只剩下三分之一……”

整个了望台的人都紧张地站了起来。芊芊打了通电话到售票台。

“我还要加买七号买，一百万法郎，我是保尔·寒尔宁。”

“考虑一下我的建议，四号马会是最后赢家。”那女人不死心地道：“等赛程进入二分之一就不能再下注了。”

芊芊不发一言，挂掉了电话。回到座位上去。

“四号马取代了八号马，排列第三。”

“七号马和五号马仍不分轩至，保持领先。”

“赛程进入了二分之一……”

了望台上的人们全呐喊了起来。

跑啊！加油、加油！

芊芊只是坐着，仿佛事不关己。

“现在赛程进入了读秒阶段，七号马和五号马仍并驾齐驱，到底谁才是赢家呢……等会儿，四号马冲上来了！它超过了八号马，和五号、七号并列！”

了望台上的人们屏息着，似乎紧张得像蓄势待发的弓弦。呐喊之声震耳欲聋。

“到达终点了！冠军并非五号也非七号马，而是最后迎头赶上的四号马！真是太令人意外了！”

芊芊站了起来，离开了望台上气馁沮丧的人群。

“赛尔宁先生。”售票口的女人不胜惋惜地道：“你早该听我的建议，就不会输掉一百五十万法郎了。”

芊芊将支票给她，那女人也开了张收据。

“你想必挺失望的吧？”

“不，”芊芊露出了个耐人寻味的笑容。“我猜想，不久之后，就会有好事降临。对了！七号马的收入如何？”

“加上你赔上的一百五十万法郎，是平常的两倍。”那女人放低了声音：“下回，你或许可以听扣我的建议。”

她昂首发出一声短笑。“当然，如果那时你还在的话。”抛下这句话，芊芊头也不回的走了。

“爱德华，难得你这几天休假，不妨到奥地利去看你的未婚妻罗兰，你们也很久没见面了。”路易斯先生抽着烟斗，慈祥的看着爱德华。

“四年。”路易斯太太的记性倒是非常好。“罗兰到贵族学苑待了半年，你一直没机会去看她，趁这次休假你可以向她求婚，罗兰的双亲会答应的。”

爱德华啜了口咖啡不吭声。

“你怎么了？一句话也不说？”路易斯太太在他对面坐下来，审视着儿子俊逸的脸。

“我……一定要娶罗兰吗？”爱德华闷闷的道。

“当然！罗兰又聪明又漂亮，哪一点不合你意？”路易斯先生毫不考虑的接口。

“但我对她一点感情都没有！”

“儿子，爱情可以在婚后慢慢培养啊！再说，也只有罗兰跟你最登对了！”

“爸、妈，”爱德华有些懊恼的站起来，口气仍维持着一贯的礼貌：“现在不是中古的封建时代，门当户对也早已是历史名词，你们怎么会有那种想法？”

“有这种想法有什么不好？”路易斯太太提高了声

音：“你若想悔婚，我们家可丢不起这种脸！”

“爱德华，”路易斯先生改用说理的方式，“你受过教育，就该知道报恩的道理，罗兰的父亲自小培养你，又引荐你成为英国史上最年轻的司法部长，这种恩惠以我们如今这么有名望的家庭，无论如何也不可以知恩不报。你娶了罗兰，照顾她、爱护她，起码也可以回报一些……”

“婚姻怎能建筑在恩情上？爸、妈，这种婚姻是不能持久的！”爱德华哑声低喊。

“住口！”路易斯先生深吸了口气，“这由不得你，即使在现在自由的风气下，你的婚姻仍必须经由父母所选择，我们家绝不能教人看笑话！”丢下这句话，路易斯先生拂袖而去。爱德华痛苦的支住额头。

“儿子，你父亲是为你好。”路易斯太太道。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或许你会觉得你父亲很冷酷，但他做的是最明智的抉择。”路易斯太太忧心的看着他道：“你不要忤逆他，好吗？”

爱德华勉强的一笑。“好。”

“唐立明，最后一餐的滋味如何？”齐芊芊穿着一袭帅气的皮衣，玲珑的身段更显颀长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这是法国郊区的一间酒店。唐立明正左拥右抱、肆无忌惮的和身旁的女郎调笑着，却见一名俊美少女打断了他的兴致。

“我是你的债权人。”

“去！”唐立明啐了一口：“你这娃儿口气真大！你知道‘谦虚’两个字怎么与吗？！”

“不论中文、英文、俄文，还是法文我都会写。”芊芊牵出了个可爱的笑容。“但是唐先生，在写这两个字之前，我先宣读你的契约内容——”她的笑容从唇边敛去，怒意逐渐上升，“你负责管理赛马场一切赚与赔的赌金，但是你并没有将切实的金额寄回台湾，我怀疑你贪污，因此我昨天在七号马上下注了一百五十万法郎，这笔数目应该是平常的两倍！但是我今天向台湾的集团财务部求证，七号马的赌金不但不是双倍，甚至少了十万法郎！”

“那么……你……你是……是大小姐！”

“住口！”芊芊扔了把枪给他，“看在你工作了这么多年，我让你自行了断。”

唐立明颤巍巍的执起枪指向太阳穴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他眼中光芒一闪，手枪便向芊芊射了去。

芊芊一个后空翻躲掉了子弹，抽出腰际的枪对准唐月的胸膛。

酒店里的人吓得夺门而出，惊叫连连。

齐芊芊一偏头，锐利地瞪视唐立明。

“我早料到你有此一招，看来最后仍必须由我动手……”

“砰！”的一声，芊芊手枪插回腰际，从口袋里抽出手帕，覆在唐立明的脸部，跳上机车扬长而去……